

◇芳心

## 春水东流



然守卫边境的士兵，岿然不动，令人不舍千里路遥，一睹为快。

临夏的洱海，西北边陲水乡，海阔天空，创意生活悠闲自在，簇拥着有水有绿意的春天。

沿着环库观光路自驾，在牡丹盛开的路边支起天幕，拉开折叠凳，拿出自带食物，轻啜慢饮，呷一口春天的清凉，感受季节带来的新鲜。

水雾蒙蒙，举目望去，水天一色，红

色崖壁影绰绰，给了高峡平湖一个侧面。不是海，却有大海的胸怀，容颜，足以了却心中对辽阔无垠的向往。

心里的天平开始摇晃，长江、黄河孰美孰逊？

泛舟水上，摇摇心里的江南，沉沉冗长的平静。

吝啬的春日，一眼成往年。挥霍梦境，凝望，走马观花，念念水意，恋恋百川。

三

继续前行，定位，黄河一级支流，洮河，时近时远，像远亲近邻。

源流，终无缘求得真理，而洮河给了心一个故事，既而淹没，消失，无波无澜。

闻着杏花的名气，在干旱的东乡山区探秘。直到纤纤玉手拂动，洮河现身。

下切，侵蚀，沉积，再侵蚀，再沉积，千年万年，瘦了，浑了，破碎，凌乱，汇聚，向下而生，流水迢迢，生生不息。

唐汪川在河水的滋养下，阡陌纵横，沃野千里，让人惊叹于大自然的波谲云诡。

杏花白了，络绎不绝的人，打卡，摄影，美在黄土地绵延不休。春水依依，春风浩荡，绿树轻披长发，在山涧蜿蜒。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重温古诗词

## 春日

宋·晁冲之

阴阴曲绿交加，小雨翻萍上浅沙。  
鹅鸭不知春去尽，争随流水趁桃花。

## 北陂杏花

宋·王安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华尔旦

## 鹧鸪天·唐汪杏花吟

十里洮川杏蕊香，东风着意扮东乡。  
丹霞映雪开千树，碧水含春绕画廊。

歌婉转，舞飞扬，良辰盛会启新章。  
人间最是花好处，一脉山川共吉祥。

◇林进喜

## 题康乐采风

稼轩故里杏花开，万树芳蕊引蜂来。  
半坡围炉品茶酌，莲蓬好客聚贤才。

◇冯尚玉

## 黄河岸边梨花香

黄河从山岩中淌出  
面对绝壁  
撞到了南墙  
默默地拐个弯  
义无反顾地向前奔突  
山高，挡不住你的前行  
路再陡，依然不能停留  
淌过了那段峡谷  
在那个古老的盆地  
烂漫的梨花向你点头  
峡谷阻不住你的奔涌  
梨花依旧绽放笑容  
三级阶梯上，在四月的烂漫中  
黄河岸，梨花盛放馨香

◇狄夫

## 春雨润花香

雨丝从云的指缝里漏下来  
斜斜地，织成半透明的网  
把三月的香，轻轻兜住  
玉兰的白是被雨泡软的棉  
每片花瓣都含着  
一汪颤巍巍的春  
杏花把胭脂匀在雨里  
粉嘟嘟的花苞  
一睁眼就润红了半面墙  
风穿过老巷  
带回来檐下铜铃的轻响  
猫咪的叫声探进了雨的衣裳  
雨线牵着春香  
从枝头滑向大地  
把一寸寸的好时光  
种进了的土壤

◇王新有

## 杏花之约

春风来了  
给大地翻身  
那些藏在土里的种子和根  
伸了伸懒腰  
用小小的喙 咬破春  
吐出花苞和芽茸

当红杏在枝头闹成一片  
我要赶赴唐汪的邀约  
千千万万朵杏花  
举起红杏的酒杯  
等我畅饮醉心的芳醇

我的童年记忆中原是没有桃酥的。一穷二白的少年时代，有次家中来了位远方亲戚，据说他祖上是有钱人家。我家尽心竭力做了两碟小菜，饭余他喟然长叹道：再也未见过年年轻时吃的酥皮点心了。从此，我少年心中便时时浮起对人间至味酥皮点心的期盼，经常想，即便吃不到那酥而甜的劳什子，看一下它生的什么样子也心甘了呢！

十六岁那年当学徒，进了省城，顿觉满目繁华，无所适从。熟悉一段时间后，走上街头，才知道，在省城只要有钱，当然还要有粮票，这里不但有印着梅红色图案的酥皮点心、入口即化的蛋糕，还有油光发亮的三刀蜜、挤作一团的沙琪玛等等。对那些桃酥不甚关注，觉得形似老家苞谷面饼子，只是个儿小精致一点罢了。偶尔发工资后买几两尝尝，味甜而脆，远不及吃酥皮点心时甘甜的冰糖加菜籽油

的纯香，些许红绿丝提味的馅子，而且还有精粉拌油料制成的酥皮，那种糯糯的舒口劲儿。自然酥皮点心要比桃酥价格高，远不是学徒工月月可以品尝的东西。实在忍不住嘴馋，只有隔三两个月，买几两桃酥尝尝。

除了嘴馋，工余时间多用在学习中。记得一次听完讲座归来，恰好前些天发了工资，口袋中尚有几块零钱，便停好自行车，去街边副食店买几块桃酥做晚饭。兴许是夜间顾客少的缘故，空阔的店内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记得她说买桃酥最少要半斤，我怕人家看出自己钱少，就只好点头应承。谁知比我更窘迫的却是女售货员。她放入半盘桃酥，秤杆没有反应，又加几块，亦然无反应。只好取下秤盘调试，重新加装桃酥，盘内垒很高后，秤杆才慢慢升起，我们都知道这盘桃酥至少有一斤多。因为已经交清半斤的钱，我不去取桃酥，只是静静地等着人家再调试秤。手忙脚乱的售货员擦了几次额头，最后把一大袋桃酥递给我，无奈地轻轻说道：“你拿走吧。”我恍然如做梦一般，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袋桃酥足够我吃五、六回了呀。返回宿舍，去找来上夜班正在休息的好友，请他吃桃酥。睡眠朦胧的他不明就里，一边相对大嚼，一边满是疑惑地看着我。任凭我再三解释，他总觉得我去听讲座路上一定有故事，至少捡了一个大钱包。闲暇时间，我有时会回想起那晚女售货员把秤时的窘迫和我付钱取东西时的窘迫，多少竟有点“山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的意味呢。

历经定级、转干、提拔、下岗，几番折腾，蓦然回首，我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了。往事如烟，当年许多旧事沉入记忆深处，如今社会繁荣，物阜民丰，环顾四周，没有听到谁把吃几块糕点当作口福来津津乐道。说来也怪，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突然想回味一下那个年代的口味，吃一次糕点作消遣。寻觅数处，嫌酥皮点心太甜，三刀蜜太腻，蛋糕太软，沙琪玛吃到嘴里疙疙瘩瘩的唤不回当年的喜悦，最终把目光留在桃酥上。精巧的小圆筒包装着10个桃酥。回家品尝，酥糯香甜，十分可口。便放在茶几下，品茶时，想起来顺手取出，用它佐我茶兴。

有次女儿看到，她尝过后认为口味不是很好，就解除了我对桃酥的购买权，又从什么糕点专卖店买来几种桃酥，包装更是奇特。精美纸盒中整齐排着彩色包装纸的桃酥，打开纸盒，再剪开食品纸袋，才能吃到尤为可口的桃酥。女儿的行为影响了在省城的儿子，儿子回家时也带来一些种类繁多的桃酥。其中最超出我想象的是一个漂亮的大盒子，打开盖子，中间居然是一轴可旋转且5层的食盒，每个小盒中卧着一块桃酥。每次取一块，食完一层即可取食下一层。当然桃酥依然酥糯香甜，令人舒心。

毕竟是当爷爷了，望着这么好吃的糕点，就放一些自己认为最好吃的桃酥留给小外孙女、小孙子吃。谁知他们只是尝了一小口，异口同声说：“不好吃。”我愕然良久，不知何故。却听儿子说：“爸爸，您已经到吃桃酥的年龄段了，我朋友们的父亲也是一样，到这个年纪，就喜欢吃一点桃酥。”闻此说，我更如愕然啊！光阴如逝水，恍然已到暮年，人世还真有一种吃桃酥的年龄段？

◇马佩玲

## 相约杏花

曾几何时，渴望与杏花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约会。为什么是杏花而不是桃花或者其他花呢？因为杏花那一抹淡淡的粉、浅浅的白让我心动，她少一份桃花的浓艳，多一份梨花的含蓄，少一份冬天的持重，多一份早春的奔放！

回首岁月已知天命，但心境尚在少年。生命依然，岁月流转，用一抹淡淡的欢喜，约会春天浅浅的希望……

我有好多多年春天恰巧不在临夏，自觉愧欠那一川粉嘟嘟、白茫茫，开了一树、一院、一山川壮丽的

◇杨东红

## 春风吹荡的喇叭川

在这里 传唱  
黄河与大夏河深情相拥，  
静静流淌  
那些依山傍水的村庄  
杏花正热烈地绽放  
碧桃披上了嫁妆  
麦苗青青  
花椒树初露锋芒  
挺直脊梁的白杨  
多像淳朴善良的河西人  
将悠扬的“财宝神”世代

杨柳依依  
轻拂谁的脸庞  
谁在花间留恋  
书写诗和远方  
谁在芳草间迷离  
独自轻轻吟唱  
谁在河边深情凝望  
想念一段爱情  
许下地老和天荒

◇焦玉洁

## 说桃酥



◇丁仲忻

## 五公里外的杏花岭

我家离杏花岭不过五公里。

这条路，平日里走过无数回，再熟悉不过。可到了四月，它便不同了。空气里多了几分温润，风也软了，连脚步都不自觉地轻快起来。我不乘车，也不约人，只一个人慢慢地走。路两旁的杨树刚抽出新叶，嫩绿得发亮；田埂上，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地开着，像是春天随意撒下的碎金。

五公里的路，正好把心情从日常里过渡出来。城市的嘈杂、琐事的纷扰，都在这段步行里渐渐褪去。走到山脚下时，心里已经安静了许多。

远远望见那片粉白的云霞铺在山坡上，我便知道——杏花岭到了。

尚未走近，风里已送来淡淡清香，不浓不烈，恰到好处。那香气若有若无，像远山传来的笛声，只需你静下心来细细捕捉。待步入花林，才真正被这百亩花海摄住了心神。

满眼皆是杏花。老干虬枝的杏树，不知在这里站了多少年，粗壮的树干透着苍劲，枝头却绽着娇嫩的花，一树树粉白相间，如云似雾。细看那花朵，五

片薄瓣围着淡红花蕊，开得热热闹闹。有的含苞，是深粉色的，像少女羞涩的红晕；有的半开，粉中透白，最是娇嫩；待到全开时，便是玉白色了，在阳光下近乎透明，薄得像蝉翼。

一个人走在花林里，最大的好处便是自由。不必等人，不必说话，想在哪棵树下停，便停；想坐多久，便坐多久。我在一株老杏树下坐了许久。阳光透过花枝洒下来，光影斑驳，落花不时飘到膝上。这样的时刻，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风穿过林子，花瓣便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真的下起了一场杏花雨。落在肩头，落在发间，落在衣襟上——我不去拂，任由这春日信笺温柔地洒在身上。

平日里总觉得日子过得匆忙，可此刻坐在花树下，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蜜蜂嗡嗡地飞，阳光一寸一寸地移，一朵杏花从枝头飘落到地面，仿佛也用尽了全力去完成一次优美的谢幕。

一位当地的老农挑着水桶路过，见我一个人坐着发呆，笑着说：“今年花开得好，过几天就该谢了。”语气里没有惋

惜，倒有种朴素的坦然。花开花落，本是自然的事。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人，年年都看，却也年年看不厌。

想来也是，杏花的美，正在于它的短暂。正因为知道它不久将谢，才格外珍惜这刹那的芳华。而我又比人幸运一些——它就在我家五公里外。不必舟车劳顿，不必特意安排，抬脚就能来看。今天来了，明天还能来。清晨的杏花、正午的杏花、黄昏的杏花，各有各的模样。

临近黄昏，夕阳把花林染上一层暖金色，光线变得柔和起来。花瓣在逆光中通透如玉，整座杏花岭像是笼在梦境里。我起身往回走，回头望去，那一片粉白云霞依旧静静地铺在山坡上，颜色更深了些，像在酝酿一场更盛大的告别。

五公里的归途，衣襟上还残留着淡淡花香。脚步比来时更慢，心里却比来时更满。

住在花都临夏，最大的福气，大概就是春天来了，你只需走五公里，便能“杏”会最美的春天。花期不等人，但好在，我离得近。

杏花枝头悄绽放 晓芸 摄